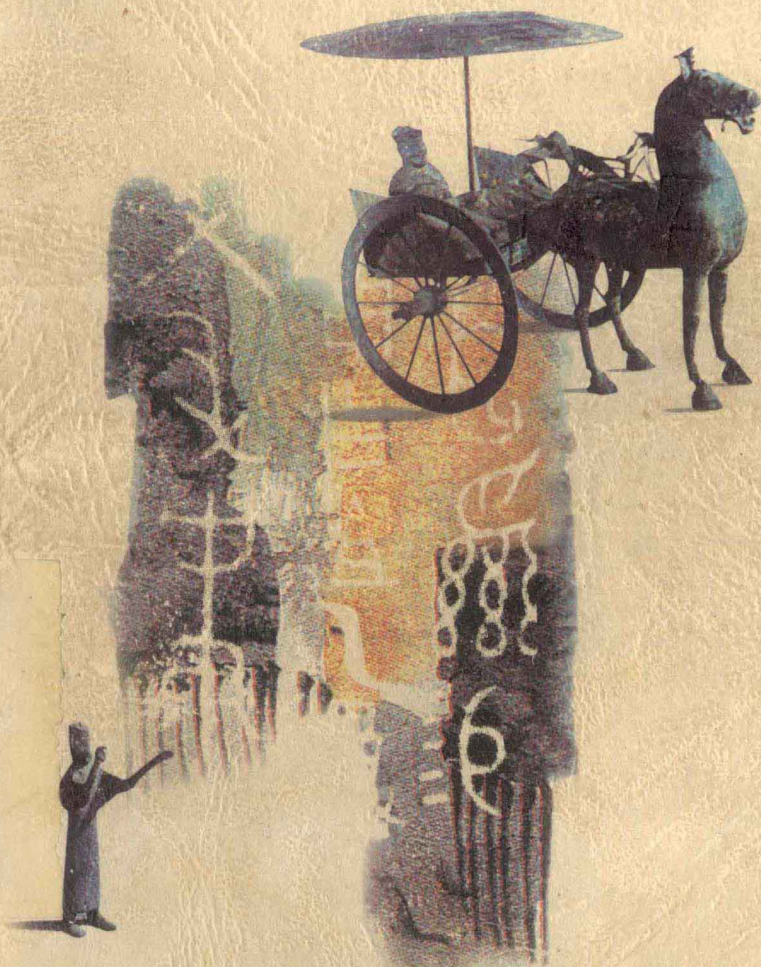


● 中国通史演义全编

民国演义

(中华民国史演义)

【民国】 荫余轩主人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通史演义全编

民国演义

(中华民国史演义)

〔民国〕 荫余轩主人 著

司 空

点校

孙成江

审订

点校提要

本书从 1911 年武昌起义写起，到 1922 年华府会议、中国收回青岛止，共十年。

按此时间计，是本套书中最短的年份，然其所叙述的事件，其影响之大，其意义之深远，又非其它书可比。民国肇建，废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开千古未有之局面。以后虽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但已不能扭转历史潮流，均归惨败。

书中如实记载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如气势磅礴的武昌起义，如火如荼的全国响应；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实行假共和；宋教仁被刺，黄克强力穷；小凤仙柔情助蔡锷，大学生愤慨惩奸雄；廿一条奇耻大辱，四面楚歌迫除洪宪；军阀混战你来我往，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封建君主虽然废除，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动乱时期。书中对此时期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蔡锷、黎元洪、袁世凯、段祺瑞、张勋、冯国璋、吴佩孚、张作霖，乃至小凤仙等刻画得栩栩如生。

本书根据荫余轩主人 1922 年《中华民国史演义》进行整理，凡 42 回。作者倾向民主，主张革命，秉笔直书，叙事简明，在当时众多民国讲史小说中，可算佳作。但由于作者受历史条件限制，对辛亥革命的广

阔背景，一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写得有欠全面，请读者自鉴。点校中对原著进行了分段，对错别字进行了订正。

点校者

1997年12月1日

序

上古之世，浑穆无为，民安耕凿，而天下大治。降及后世，事变日亟，朝野上下汲汲不遑（huáng 闲暇），而国人乃不能安枕。观于史册所载，三皇以上，但纪名号而已。唐虞三代之治绩，一部《尚书》，足以尽之。汉高祖约法三章，犹有古意。自是而后，史臣珥笔（ěr bǐ 古代史官进朝，帽上插一支笔，随时准备记录），去其避忌之事，删其琐细之文，尚觉书不胜书。迨至易姓受命，又经著述家之纂修笔削，穷年累月，始足成一代之历史。然已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加以私家记载，各就见闻所及，笔之于书，卷帙之繁，诚无足怪。惟是国民特性，喜于蹈常习故，溯自唐宋元明以来，历时千数百年，抑于专制之下，层层压迫。言朝局，“忠奸”二字尽之矣；言社会，“势利”二字尽之矣。虽有稗官野史之流，欲持笔著一说部，非就固有之事实加以色泽，不能使阅者动目，然久之则陈陈相因，又窠臼矣。

民国肇建，开千古未有之局，虽为时仅及十稔，而事变迭乘，日新月异，已使人脑筋中有应接不暇之势。如洪宪帝制，宣统复辟，议会之捣乱，武夫之跋扈，女子侈说自由，战争视同儿戏，皆极波谲云诡之致。倘令观壁虚造，纵竭千百人之心思才力，尚无如

是之巧思绮合。今乃一一见诸事实，此诚天然一部极优美之小说精辟也。即以旧小说而论，纵横莫过于《列国志》，而今日军阀之各据地盘，此兼彼并似之；机谋莫过于《三国志》，而今日政界之阴谋秘计，排挤倾轧似之；横暴莫过于兵变战乱之藩镇，而今日骄将悍卒之闹饷哗变，掳掠奸淫似之；荒诞莫过于《西游》、《封神》，而今日人心险巇（xī）谲诈，幻态百出似之。诚有人荟萃而集合之，洵巨观也。

今坊间所出新籍，无虑数十百种，或仅记一事，或只传一人。即号称全史者，亦均纪至民国五年为止，六年以后无闻焉，阅者引以为憾。春日多暇，因遍取单行本融会而贯通之，复证以友朋之谈论，及己身所亲历者，成为是编。自光复起，讫十一年春季止。凡关于大局之事，无不备载，阅者以之作新小说观可也，以之作旧小说观亦无不可也。

时在民国十一年壬戌暮春之月，荫余轩主人自识。

目 录

- 第 一 回 瑞制军妄杀激变
黎都督仗义督师…………… (1)
- 第 二 回 制枪械占领兵工厂
遵公法照会领事团…………… (19)
- 第 三 回 探消息齐集日报馆
声罪讨传布北伐文…………… (20)
- 第 四 回 聚同志黎黄相逢
任私党焦陈被害…………… (30)
- 第 五 回 袁项城发电停战争
蔡都督提议组政府…………… (38)
- 第 六 回 潘艺员助攻制造局
黄司令失守汉阳城…………… (46)
- 第 七 回 误师期绍桢失机
舍爱妾张勋出走…………… (55)
- 第 八 回 改阳历公举大总统
订优待初开参议院…………… (64)
- 第 九 回 集会组党笑柄横生
借款裁兵谈判决裂…………… (73)
- 第 十 回 征同意省长承任命
假共和总理受指挥…………… (83)
- 第 十 一 回 国庆纪念总统酬庸

	车站送行党员被刺·····	(93)
第十二回	洪述祖青岛潜踪 李烈钧湖口独立·····	(102)
第十三回	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黄克强抛弃石头城·····	(111)
第十四回	肆劫掠倚兵逞淫威 图专制国会遭解散·····	(120)
第十五回	廿一条榻前会议 五九期国耻铭心·····	(129)
第十六回	穿针引线借重名伶 里应外合预封妃子·····	(139)
第十七回	驰密电干儿尊皇父 困京尘侠妓识英豪·····	(148)
第十八回	倾肺腑良夜证鸳盟 遮耳目侵晨脱虎口·····	(157)
第十九回	燕市繁华筹备大典 滇南起义拥护共和·····	(166)
第二十回	新华官试演登殿剧 编辑室惊闻炸弹声·····	(175)
第二十一回	宣秘密专使被拒 发警告有子抗宗·····	(184)
第二十二回	大京兆被辱执法处 女官长得志新华官·····	(193)
第二十三回	莫须有女官长下石 伪独立巡按使骑墙·····	(202)
第二十四回	卖友求荣无独有偶 审机观变异地同心·····	(210)

- 第二十五回 四面楚歌迫除洪宪
一场纷扰会启南京····· (219)
- 第二十六回 正首邱项城托老友
开会议辨帅订坚盟····· (228)
- 第二十七回 复约法撤销军务院
开国会选出副总统····· (237)
- 第二十八回 小凤仙闺中惊噩梦
国务院会议起风潮····· (245)
- 第二十九回 张帅北上大逞威风
李阁登台甘为傀儡····· (254)
- 第三十回 清宣统受愚登场
黎总统被逼退位····· (264)
- 第三十一回 冯总统宁垣受职
段司令马厂誓师····· (272)
- 第三十二回 贯彻主义德奥宣战
各保势力冯段失和····· (281)
- 第三十三回 长江放舰督办示威
北海卖鱼总统生利····· (289)
- 第三十四回 安福组成殃民祸国
和议停滞劳众伤财····· (297)
- 第三十五回 北大风潮群奸丧胆
沪江罢市阖埠齐心····· (306)
- 第三十六回 代表南来销声匿迹
册封北去吐气扬眉····· (314)
- 第三十七回 筹饷械大兴定国军
褫官勋通缉内乱犯····· (323)
- 第三十八回 党员末路远走高飞

	督军自戕无独有偶.....	(333)
第三十九回	王占元被逐离鄂	
	吴佩孚受命攻湘.....	(342)
第四十回	率舰队杜锡珪奏功	
	破岳州吴佩孚奋勇.....	(351)
第四十一回	保定作寿大集优伶	
	奉天示威预储饷械.....	(360)
第四十二回	华府会议收回青岛	
	信使往还统一中原.....	(369)

第一回

瑞制军妄杀激变 黎都督仗义督师

从来天下愈乱，人才愈多，行出来的事迹也愈离奇。诸君不信，但看《三国志》同《战国策》这两部书便是先例。五花八门，处处引人入胜。盖中国自上古以来，帝王相传，唐虞以降，由传贤改为传子，由揖让变为征诛，都靠着武力取得天下。所以每逢易姓受命之际，除了一部正史之外，都有几种野史稗官，纪载些琐细事迹，推波助澜，这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这野史乃是私家著述，倒还可以言论自由；不比那正史，受了层层的束缚裁制，言不由衷，反不如野史有些价值。到了年湮代远之后，都把正史束之高阁，全赖几部小说家言，脍炙人口。然而这种小说说来说去，无非侈谈些君臣遭际，铺张些富贵功名，千篇一律，换汤不换药，纵然笔墨再好些也做穷了。

独有这民国，开四千年未有的奇局，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一切旧话全用不着。又在这过渡时代，无论在朝在野，一言一动，都是小说中极好的资料，好像乡下人初起进城，耳目一新，扭扭捏捏，做出许多丑态，供人喷饭，人人都要拿他来做个话柄。所以民国才及十年，而说部演义已是汗牛充栋，似乎算得描

摩尽致，不必再费笔墨去形容他。然而古人说的著史贵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做小说也是如此，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各人有各人的文字，所谓识大识小，理解既有不同，见智见仁，旨力又难强合。我辈既然生逢斯世，倘若将波谲云诡的事迹，听其风驰电掣的过去，未免可惜。只有把我目中所见的，耳中所闻的，脑筋中所记忆的，随手写了出来，等待后人之评论可也。

却说满清末造，革命风潮愈演愈烈，稍有些知识的，心目中都抱了种族的观念。自从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后，广东将军凤山、孚琦先后饮弹而亡。满族的运命已有不可终日之势，旁观的谁不替他岌岌可危？独有朝廷之上，一班秉钧持衡的大臣，却依然是文恬武嬉，朝欢暮乐，任凭庆亲王奕劻一个人总揽大权，卖官鬻爵，恣意妄为。再加上这班童驀（dì 俊）亲贵，分踞要津，将海陆军大权一手把持，明明看着大厦将倾，他还说是癣疥之疾，终日歌舞升平，纵有舆论抨击，一概置之不问。

到了宣统三年，四川百姓为着争回铁路，民气非常激昂。满廷别无他策，只晓得用兵力来压制，派了端方，带兵南下。这时候的两湖总督又是满人瑞澄，到任之后，专与党人作对，特派侦缉队多人，四出搜寻，凡有稍涉革命嫌疑的，不问情由，严拿重办，以致无辜受害的不知凡几，从此民心更加愤激起来。

这天乃是辛亥年八月初九日，瑞澄因为前几天接

到端方电报，请他解放保路会，速收路款，以定全局，先从鄂境办起，取消商办公司。正在忙碌的时候，忽从外面递进外交部密电，瑞澄以为有交涉事件发生，先吓了一跳。及至译出看时，大略谓各国公使照会到部，革命党潜伏长江一带，私运军火，约日在武昌起事。瑞澄吓得手足无措，忙令人去请统制张彪到院。接连着又是英美两国领事送来照会，说是党人已定期十五、十六两日聚鄂起事，并约陆军第三十标步兵同时响应等语。瑞澄大惊，张彪一到，便将文电指给他看，问他计将安出。张彪道：“只有请大帅下令军警，严加防范，料党人也无甚能为。”瑞澄道：“如何防范法呢？”张彪道：“这也没什么为难，第一须多派侦探过江，其次便照临时戒严办法。”当下密商了许久，才告辞而去。连日便忙着调集特别巡警、右路巡防队、警务公所、消防队、第八镇工程营，守卫督署。

原来当日这种谣传，确非无因，实因革命党老同志孙君武等，见川路风潮闹得大了，以为有机可乘，躲在汉口俄租界，置备炸弹，运动军队，约定中秋夜月明起事。所用军旗，分为五种，暗中置备：一种白旗，用白布制成，并无文字；一种红旗，大书“兴汉灭满”；一种三色旗，分红黄白三色；一种十八星旗，红地黄星，今用为陆军旗；一种招兵旗，红地黑字，上书“大汉招兵”或“招兵灭满”字样。此时武昌新军共有一万六千人，合组为步队、马队、炮队三种，都归张彪统带。早已暗中联合，反对长官，虽有些不

同意的，不过少数罢了。此种暗中行动，张彪如在鼓里，再也想不到。十三日，张彪奉到总督号令，调马队八标俞化龙到署驻防，当即遵照前去。十四日，巡警道王月庄传齐各区警员谕话，说是风声紧急，防范宜严，城门晚开早闭，武汉各码头渡船八点即停，警员遵示而退。又有侦探来报，各标营都于今晚大排筵宴，说是改早过节，其间必有奇事。月庄领悟，连连点头，急向瑞澄报告，遂通行合城文武，一体严防。

到了过节这天，官绅商民个个栗栗危惧，岂知到晚毫无动静，众人方才放心。原来民军那边见官军戒严，不欲轻举妄动，已议改期了。瑞澄仍是积极进行，十六日，又用电话分传各军警要人，至督署秘密会议。散会后发出紧急命令，署中从头门直到内室，凡属厅堂厨灶以及会议室办公厅，莫不枪支如林，刀声摩擦，日夜不断，如临大敌一般。行路之人禁止窥探，员役出入均须呈验腰牌，然后放过。瑞澄又想起汉阳兵工厂为制造军械火药重地，现在只有四十一标二营驻守，此处关系重要，恐怕该管带威望太轻，不能镇慑，须加派大员才好。张彪道：“现有混成协统黎元洪，人极老成，可以派往助防。”瑞澄即命照办。张彪又说城外塘角乃民船避风之处，容易伏藏奸宄。虽有混成协马队十一营坐镇，尚嫌兵力单薄，宜派湖隼雷艇，开塘角停泊。瑞澄道：“汝言甚合吾意，但既提到水师，我又想起尚有湖鹗雷艇闲着无事，可以开赴汉阳，助守兵工厂，以防意外。其余如长江舰队楚谦、楚同、楚

有各船，以及本省巡防舰队，楚材、楚安、江清、江泰四艘，也可以叫他们一律停泊武汉左近，俱各生足火力，擦磨机器，听候命令。”

张彪唯唯下去，一一传谕，这且慢表。

再说孙君武十八这天在寓所内亲自装置炸弹，因管心有硫磺少许，未曾揩得干尽，与炸药接触，轰然一声，火光四射，屋瓦飞腾。君武虽未丧命，急急负伤而逃。同志赶来慰问，君武道：“伤势幸无大碍，但此处机关既破，对于吾等进行必生阻力，且因此株连，同志被捕者亦必不少，非火速举事不可。”诸同志遂将君武送往医院，拟定当夜炮响为号。同志两人才出医院，便被巡捕捉住，送至江汉关道齐耀珊处。捕头亦知照洋务公所吴元凯，在炸坏房屋内起出炸弹手枪旗帜印信等件不少。督署得信，电飭元凯会同夏口厅在关道署内审讯。革党同志均不待讯问，争先供出姓名，一为秦礼明，一为龚霞初，又供出机关多处。齐耀珊电告督署，飭巡警道就近搜获二十余人，连夜解往武昌，一同斩决。

是夜，张彪正在司令处办公，有炮队正目前来禀报，又探得革党秘密住所三处：一在小朝街 92 号，一在 82 号，一在 85 号。张彪忙告瑞澄，瑞澄道：“标兵已靠不住，非老兄亲往不可。”张彪领命，带了 40 名警察，又带了 40 名督辕卫兵，先走到小朝街 92 号，见门前大书吴公馆三字，斩关进内，见党人约有七八名，正在收拾子弹，遂上前一并拿住。又到 82 号、85

号两处，也同时围住，共拿到 27 人，尚有女党员一人，名叫龙韵兰，并搜出弹药多箱，枪支无数。忽然听得卫兵向一人叫道：“彭楚藩，你也入了革命党么？”内中还有一人，惟恐人家不认得他，自己叫道：“我是刘复基，也是同党之一，要去一同去。”遂一并押到督院。这彭楚藩本是陆军宪兵，既被卫兵指认，毫无惧色。瑞澄立传参议官铁忠、委员陈树屏在院提审。楚藩站立案前，挺身不跪。铁忠树屏或用严刑威逼，或用甘言哄骗，楚藩词气不挠，且大骂满奴不止。二人据实禀复，瑞澄命不必再问，一并绑出斩首。随后又有卫兵报告，襄阳学社又有几个人拿到。瑞澄督同陈树屏升坐大堂审问，一名陈鸿浩，一名年鸿勋，一名陶德明，均自称某校学生，安分求学，不晓得什么叫革命。又一人名唤龚侠初，自言乃是报馆访事，更与革命无关。树屏喝道：“你既不是同党，为何走到他们学社里去？”侠初道：“我去寻朋友的。”树屏道：“你既与他为友，平日就该晓得他们的举动，何不来报官？”侠初道：“我一进学社，就被他们软禁，不许我出来，深恐走漏消息。”讯至此，瑞澄大喝荒唐，拖下去斩首。又提刘复基问道：“你的党羽炸弹共有多少，快快讲来。”复基道：“除却一般满奴汉奸，都是我的同志，事已至此，总算你们气数未绝，我该遭殃，还有什么问头，不如将我快快杀了罢。”瑞澄也叫绑下，临死大呼皇天不止。

还有雄楚楼北桥高等小学堂间壁洋房，也是党人

机关，张彪往捕小朝街时，曾派兵乘夜前去侦探。先从窗外张望，只见屋内灯光照得如同白昼，许多人忙着印刷告示，缮写册籍。兵士冒呼口号，骗开大门，当场捉到5人，余均登屋越墙逃走。兵士便把搜的各物带回，送交督署。瑞澄翻开名册一看，大半都是军队中人，便下令按名捉拿，共有72人先后被害。其余各营弁兵名列党籍的尚还不少，免死狐悲，个个忿恨切齿，便有工程第八营左队军士私下商量道：“现在势成骑虎，朝夕不保，我们进亦死，退亦死，不如趁早下手，还可以徼天之幸。”全营听了，哄然答应，霎时秩序大乱，喧噪声震动远近。各兵扯下肩章，袖缠白巾，以同心戮力四字为口号。督队官阮荣发出来拦阻道：“你们这不是反了么？”一言未了，中弹倒地。右队队官黄坤荣、排长张文涛等，也闻声出来拦阻道：“求你们千万不可造反。”但闻砰砰两枪，俱被击死。只有后队官罗子青追上大众，大声喊道：“今日弟兄们这番举动，我极赞成，愿跟着你们一同行事。”众皆连声叫好道：“这才是男儿好汉。”此时一片杀满奴杀旗人的声音，惊天动地。一面遍告沿街商店，叫他们各自闭门，不必多管，凡属同胞百姓，决不惊动。时正八月十九夜九点钟也。只见步队二十九、三十两标，也连杀管带队官二人、排长二人、队官一人，相继而起，直趋楚望台。

旗兵先来迎击，两下巷战，枪炮齐施，旗兵不敌，死亡一百余人。巡警见势不妙，无法阻止，各自弃装